

〔南朝梁〕刘勰 著

王运熙 周锋 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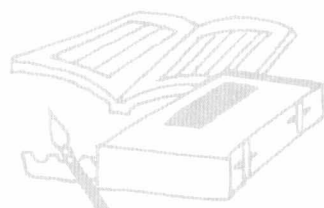
全本

详注

精译

# 文心 雕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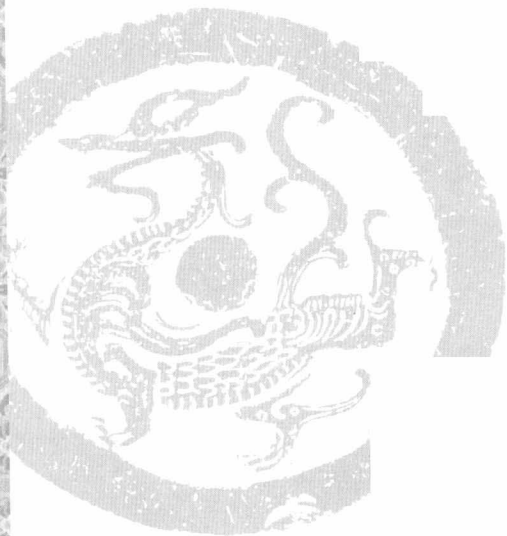


全本 详注 精译

# 文心 雕龍

〔南北朝〕刘勰 著

王运熙 周锋 译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译注 / (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  
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

ISBN 978 - 7 - 5325 - 5534 - 5

I. ①文… II. ①刘… ②王… ③周…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南朝时代②文心雕龙—译文③文心雕龙—注释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435 号

## 文心雕龙译注

[南朝梁]刘勰 著

王运熙 周锋 译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n](http://www.ewen.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20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76,000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5,300

ISBN 978 - 7 - 5325 - 5534 - 5

1 · 2184 定价: 24.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文心雕龙》是中国中古时期一部伟大的理论批评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文章学、修辞学的发展历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书著者刘勰（约465—约521），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其祖先避难南奔，移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接近南朝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系当时一个重要城市，文化也比较发达。刘勰祖、父两代仕宦均不通显。祖父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履历不详。父刘尚，做过越骑校尉小官。刘勰早年失父，家贫不娶妻，但奋发好学。从《文心雕龙》全书涉及的内容看，他对于经、史、子、集四部的许多典籍，都相当熟悉。刘勰约二十岁时，到定林寺（在今南京紫金山）依附著名僧人僧祐，相处十余年，博通佛教典籍，并帮助僧祐整理大量佛经，予以校定叙录。在这段时间内，他对文史典籍继续研习，并在三十多岁时写成《文心雕龙》。

梁武帝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步入仕途。初为奉朝请，其后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太末（今浙江衢县）令、南康王萧绩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官位都不高。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为昭明太子萧统所爱重。萧统编纂的《文选》一书，内容多与《文心雕龙》相通，当是受到刘勰文学观的影响。后来梁武帝命刘勰与僧人慧震于定林寺编定佛经。完成后，刘勰对仕途不再抱有希望，遂出家为僧，改名慧地。其后不久便去世了。刘勰的生卒年，史无明文记载。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考证推论，约生于公元四六五年，卒于公元五二〇、五二一年间，比较可信。关于其卒年，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文心雕龙》一书，据清代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一文考证，当在南齐和帝时（501）写成，也较可信。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的著作，今尚存《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文，都是宣扬佛教的。刘勰一生兼长儒学和佛学，他的思想也是兼综儒佛，只是由于著作的性质与内容不同，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文心雕龙》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写作的。《序志》篇说他写作此书，是企图“树德建言”，“名逾金石之坚”，这是儒家“三不朽”传统思想的表现。他自称是孔子信徒，原拟注释儒经，但因过去马融、郑玄等大

儒这方面的工作已做得很深入，后起者难以成家，故转而评论文章。他认为文章渊源于儒家经典，对政治发生重大作用，文章应积极为政治、军事服务，这些都是儒家文艺思想的重要方面。《文心雕龙》前三篇，充分论述了作文必须宗法“五经”，以儒家圣人之道为准绳的道理。其宗经思想，还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文学应当积极入世，服务于政治，因此不可能用佛家思想来指导。综观《文心雕龙》全书的思想实质，绝少佛家的影响，仅在个别场合，使用了佛书中的术语（如《论说》篇中偶用“般若”一词）。至于全书体系完整、论证精密，则当是受到佛典的启发。

魏晋南朝，道家老庄之学流行，且与儒学结合，形成玄学。《周易》、《老子》、《庄子》是玄学的三部经典，号称“三玄”。这时经学也受玄学影响，士人诵习《周易》，即采用玄学大师王弼的注本。刘勰思想也接受不少老庄和玄学的成分，在《文心雕龙》中多有表现。《文心》全书称引《周易》、《老子》、《庄子》三书的言论颇多。他论文强调“自然”与“自然之道”，强调语言应简约精要，都显出老庄与玄学的影响。他虽然不满玄言诗，但赞美夏侯玄、王弼、何晏的某些论文“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论说》），赞美王弼的《周易注》“要约明畅”，说明他对玄学的内容与表现形式，还是肯定颇多的。当然，《文心》全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显然是儒家思想，老庄与玄学处于从属地位。

东晋南北朝时代，儒、道、佛三家之学同时流行。当时上起帝王，下至一般士人，往往同时接受两家以至三家之学。在政治活动领域，儒家仍占统治地位；而在其他领域，则释道两家的影响颇广泛，情况比较复杂。在一般情况下，三家之学可以互相容忍，并行不悖。刘勰一方面是企图积极用世的孔子信徒，同时又是卓有建树的佛典整理大家；一方面撰写以儒学为指导的《文心雕龙》，同时又写作了《灭惑论》等文章弘扬佛理。这种表面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观察，就容易获得理解。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一书，分为内外二篇，内篇阐述道家、道教之学，外篇阐述儒学，全书判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著作可以兼容两家之说，何况一个人的不同著作呢？

下面简述《文心雕龙》的性质、主要内容和价值。

刘勰写作此书，原意是谈作文之原则和方法。《序志》篇指出，“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也就是讲如何用心写文章。《序志》又解释“雕龙”两字的含义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原来在战国时代，邹衍善于谈天说地，后来骏爽又发挥其学说，当时有“谈天衍、雕龙爽”之称。雕龙是指言辞修饰得很细致，有如“雕镂龙文”（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注）。“岂取骏爽”句与《文心·杂文》“岂慕

朱仲四寸之珣乎”句一样，都是用反语语气表示肯定，句末“也”字作疑问助词用。刘勰这里意思是说：自古以来的文章注意写得美丽细致，他这部书细致地讨论作文之道，故采取过去“雕龙奭”的说法，名叫《文心雕龙》。如用现代汉语，大致可以译成《文章作法精义》。

《文心》全书共五十篇，除末篇《序志》为自序外，大致说来可分四个部分，以下分别略作说明。

自《原道》至《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序志》称为“文之枢纽”，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这五篇中，《原道》、《征圣》、《宗经》是一组，《正纬》、《辨骚》是另一组。《原道》等三篇关系密切，道、圣、经三位一体。刘勰旨在说明圣人之文（指《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表现了至高无上的道，是文章的典范，所以作文必须取法“五经”。刘勰认为“五经”文风最为雅正，作文宗法“五经”，就有可能达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等六项标准，思想艺术都完美。《正纬》、《辨骚》两篇，指出纬书、楚辞两类作品，某些奇诡内容背离了“五经”的轨道，但辞采富丽（特别是楚辞），写作时也应当吸取。《辨骚》最后指出，作文应当“倚雅颂，馭楚篇”，即以《诗经》为根本，吸取楚辞的奇辞异采，“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即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可以说是对《原道》以下五篇的小结，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汉魏以来，人们习惯上把诗赋认作文学作品中的主要样式，所以刘勰用倚靠《诗经》、驾馭楚辞来提出指导写作的总原则。扩大一点说，这个总原则应是：倚靠“五经”的雅正文风，吸取纬书、楚辞的奇辞异采。

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别论述诗歌、辞赋、论说、书信等三十多种体裁的作品。每篇有四项内容，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是叙述源流，解释名称性质，评述代表作家作品，指陈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其中“敷理以举统”一项，常在篇末，分量不大，但从指导写作角度指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是各篇结穴所在，地位最重要。刘勰把这部分称为“纲领之要”、“大要”、“大体”等等，认为写作文章时应该首先抓住。《明诗》篇说：“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指出篇中详细介绍历代诗歌发展与作家作品，就是为了阐明这个“纲领之要”，也就是说，“原始表末”、“选文定篇”两项内容，最终是为“敷理举统”服务的。由于时代的变化，刘勰所论述的各体文章，我们今天大多数不再写了，少数（如诗歌、论说文）即使写，规格要求也很不相同，所以“敷理举统”这部分内容今天看来意义不大，但在当时则是很重要的。

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为第三部分，泛论写作方法。第二部分分论各体文章，指明写作时应注意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第三部

分打通各体文章，泛论写作方法，两个部分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目的都是阐明写作之道。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者常把第二部分称为文体论，第三部分称为创作论，这种提法不大确切，因为全书中心是指导创作，单把第三部分叫做创作论是不妥贴的。第三部分的内容很丰富，论述面颇广，但着重论述的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论通篇的体制风格，《体性》、《风骨》、《通变》、《定势》等篇属之；二是论用字造句和修辞方法，自《声律》至《指瑕》九篇属之。此外，还论述了构思、结构安排等问题。

自《时序》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在全书属于杂论性质。其中《时序》、《物色》两篇论文学同时代、自然景物的关系，《才略》、《程器》两篇评论历代作家的才能与品德，《知音》论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这五篇除《物色》直接谈到写作方法外，其余四篇均未谈到。在前面三部分分别研讨了写作总原则、写作各体文章的规格要求、写作方法泛论外，刘勰感到还有一些问题虽然不是直接谈写作，但从创作修养看也颇重要，因而写下了这些篇章。

上面曾说，倚靠“五经”的雅正文风，吸取楚辞等的奇辞异采，是刘勰提出的指导创作的总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是要求文章写得美丽，但不要艳丽过度，用刘勰的话说，是要写得雅丽，不要淫丽。魏晋以来，骈体文学日益发达，产生了骈赋、骈文，诗歌也多用骈偶句，崇尚辞藻、对偶、声调等语言之美。刘勰认为这种文风继承了楚辞、汉赋的艳丽文风，走向极端，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刘勰是拥护骈体文学的，从《文心雕龙》书中《声律》、《丽辞》、《事类》等篇看，他对骈文所讲究的声律、对偶、用典等语言美都加以肯定。《文心雕龙》全书也用精致的骈文写成。但是，他认为魏晋以来的骈体文学（诗歌、辞赋、骈文等）存在着很大缺点，文辞过于浮靡华艳，同时内容不真实，缺乏美刺讽谕的良好作用。这是发展了楚辞、汉赋（特别是汉赋）的弊病而形成的。为了扭转这种文风，他大力提倡宗经，企图通过学习“五经”比较朴实的风格，使当时过于浮靡的文风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达到“倚雅颂，馭楚篇”，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一思想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通变》篇指出，楚汉文风“侈而艳”，魏晋文风“浅而绮”，刘宋初年文风“讹而新”，总的趋势是片面追求绮艳新奇，务华少实。他接着认为要矫正这种弊病必须取法“五经”：“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隲括乎雅俗之际。”他所谓质、雅，指学习经书朴实雅正的文风；所谓文、俗，指当时为大多数文人所追求、时俗所爱好的片面重视文采的文风。他要求两者互相调剂，做到质文并重，也就是奇正相参，华实并重。

说到这里，读者或许会奇怪，《文心雕龙》中心既是谈写作，它是一部文章学、文章作法一类的书，怎会又是文学理论批评巨著呢？原来，刘勰写

此书时，视野开阔，不是就写作谈写作，而是系统广泛地评述了历代的作家作品，分析其成败得失，总结其经验；同时，书中谈写作，涉及到不少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往往展开论述，在总结过去文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内容不但见解精辟，并且比重也相当大，这就使此书成为古代文论中的巨著。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和价值，现代一般论著介绍较详，这里无须多作论证。下面略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例如《辨骚》篇，其主旨如上文所述，在指明作文应当“倚雅颂，馭楚篇”，但篇中对楚辞的思想艺术成就，《离骚》、《九歌》等篇的不同风格特色，楚辞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影响，作了具体深入的评述，比汉代的楚辞评论有所发展，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就很有价值。又如《明诗》篇，主旨虽在末段“敷理以举统”部分，但前面评述历代诗歌，特别对汉、魏、晋、宋几个阶段的不同诗风，作出了中肯精辟的分析，无异是一篇出色的诗歌小史。又如《体性》篇讨论作者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主旨在强调作者应当注意学习雅正的作品以培养自己良好的文风，但篇中把文章风格分为八体，介绍其不同特色，并指出它们为作者先天才气和后天学习两种因素所决定，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比曹丕《典论·论文》有较大发展，在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又如《情采》篇，他总结了长期来的两种创作倾向：一是为情造文，以《诗经》为代表；一是为文造情，以后代辞赋为代表。它在讨论作家情思与作品的关系、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也提出了可贵的见解。此外，在作品的思想艺术标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等重要理论问题上，他都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文心雕龙》研究者已多有论列，这里不再一一介绍了。

总之，《文心雕龙》原来宗旨是指导写作，是一部文章作法，但由于它广泛评论了作家作品，系统研讨了不少文学理论问题，总结其经验以指导写作，因此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空前巨著。

我们这次注译《文心雕龙》全书，原文以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为底本，并参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詹鍈《文心雕龙义证》等各家校语，对错讹、夺衍的字和部分有异文的字作了校改，为节省篇幅，不出校记。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文心雕龙》各篇的内容和意义，在每篇之前都有一段题解，题解力求简明扼要，不作深入阐释和发挥。原文分段注释和翻译，以免读者来回翻检之劳。注释力求简洁，引用古籍一般直接用原文，并注明出处，如所引原文过长，又难以删节，或文字较难懂，适当采用串讲的方式，或稍加解释，有时则在难懂的字词后面加括号注解，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繁琐，使读者更快更方便地理解《文心雕龙》原著本身。对于某些难字、僻字，注释中也都作了注音。注释之后是译



前 言

文，译文以直译为主，个别地方采用意译。全书用简体字，仅个别地方保留繁体字。

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专著、译注和论文数量不少，成果颇丰，我们的注译工作是在许多学者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注译过程中，我们参考和采用了不少专著、译注和论文的有关内容，由于篇幅的关系，未能一一注明，特此说明，并深表谢意。

书中题解部分由王运熙执笔，注译部分由周锋执笔。不当和谬误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正。

## 前 言 王运熙 / 1

原道第一 / 1

征圣第二 / 5

宗经第三 / 9

正纬第四 / 13

辨骚第五 / 17

明诗第六 / 22

乐府第七 / 27

诠赋第八 / 32

颂赞第九 / 36

祝盟第十 / 41

铭箴第十一 / 46

诔碑第十二 / 50

哀吊第十三 / 54

杂文第十四 / 58

谐讔第十五 / 63

史传第十六 / 69

诸子第十七 / 79

论说第十八 / 85

诏策第十九 / 92

檄移第二十 / 98

封禅第二十一 / 103

章表第二十二 / 108

奏启第二十三 / 113

议对第二十四 / 118

书记第二十五 / 124

神思第二十六 / 132

体性第二十七 / 136

风骨第二十八 / 140

通变第二十九 / 144

定势第三十 / 148

情采第三十一 / 152

镕裁第三十二 / 156

声律第三十三 / 160

章句第三十四 / 164

丽辞第三十五 / 168

比兴第三十六 / 172

夸饰第三十七 / 176

事类第三十八 / 180

练字第三十九 / 185

隐秀第四十 / 191

指瑕第四十一 / 194

养气第四十二 / 199

附会第四十三 / 203

总术第四十四 / 207

时序第四十五 / 211

物色第四十六 / 222

才略第四十七 / 226

知音第四十八 / 235

程器第四十九 / 240

序志第五十 / 245

## 原道第一

**题解** 本篇探讨文的本原，指出文本于道，文是至高无上的道的体现。刘勰认为，文普遍存在于天地间和人类社会。天色玄，地色黄，天上日月垂光，地上山川焕采，都是文。人为万物之灵，发为语言文章，也有文采。以至龙凤虎豹草木等动植物均有文。文表现为形态色泽之美，也表现为音响声韵之美。它们都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道的体现。古代帝王和圣人制作的“六经”是人文的典范。古代帝王、圣人，秉承道心，取法天文地文，逐步制成“六经”。“六经”不但具有形态和声韵的语言文字之美，而且在政治教化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这也是道的体现。刘勰指出，道通过圣人表现为“六经”之文，圣人依据“六经”之文来阐明道。在这里，刘勰把自然之道和圣人之道（儒家的一套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混合起来了。刘勰论文章创作，强调应以圣人的经书为依归；本篇阐述圣人之道即由自然之道演绎而成，这就把他的文学理论提到哲学的本体论高度。

本篇中天地间的各种文都本于道的看法，接受了《老子》的影响。《老子》有道为“万物之母”（第一章）等话。本篇认为，古代帝王取法天地之象制作经书，则本于《易传·系辞》。《老子》所讲的道，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系辞》所讲的天，则是有意志的，故本书《正纬》篇有“原夫图箴之见，乃昊天休命”的话。这里刘勰把道家自然之道和儒家上天意志混合在一起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糅合儒、道两家之说的玄学流行，它宗奉《老子》、《庄子》、《周易》三书为经典。玄学中有一个重要论题，名教与自然合一，即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一套政治制度、伦理道德规范和道家所鼓吹的自然之道相一致。生活在齐梁时代的刘勰，接受玄学影响；本篇中圣人之道源出自然之道的言论，就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产物。

本篇所谓文，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指天地间万物所表现的形态色泽和声韵之美；狭义的指人们用文字写作的文章（包括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和实用文章）。据古籍记载，我国上古时代的一些杰出帝王，往往是具有非凡智慧、能力的领袖和发明家，被称为圣王。

文之为德也大矣<sup>[1]</sup>，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sup>[2]</sup>，方圆体分<sup>[3]</sup>，日月叠璧<sup>[4]</sup>，以垂丽天之象<sup>[5]</sup>；山川焕绮<sup>[6]</sup>，以铺理地之形<sup>[7]</sup>；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sup>[8]</sup>，俯察含章<sup>[9]</sup>，高卑定位<sup>[10]</sup>，故两仪既生矣<sup>[11]</sup>；惟人参之<sup>[12]</sup>，性灵所钟<sup>[13]</sup>，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sup>[14]</sup>。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sup>[15]</sup>，虎豹以炳蔚凝姿<sup>[16]</sup>；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sup>[17]</sup>，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sup>[18]</sup>，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铤<sup>[19]</sup>。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sup>[20]</sup>；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注释** [1] 文：《文心雕龙》全书单独用“文”字时含义有多种：有时指文学、文章或词藻、文采；有时指文化、文明、学术；有时指一切事物的形状、颜色、花纹、声韵、节奏等。此句中的“文”包括上述所有含义，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德：性质、意义。 [2] 玄黄：语出《易·坤·文言》：“天玄而地黄。”玄、黄分别指天地的颜色。 [3] 方圆：语出《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圆分别指地和天的形状。古人认为天圆地方。 [4] 日月叠璧：据《尚书·顾命》注引马融云：“太极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叠璧，五星如连珠。”璧，平圆形正中有孔的玉器。 [5] 垂丽天之象：语出《易·离·彖辞》：“日月丽乎天。”垂，悬。丽，附着。 [6] 焕：光采。绮（qǐ）：华美。 [7] 理：有条理。 [8] 吐：放出。曜（yào）：光芒。 [9] 含章：蕴含着美。 [10] 高卑定位：《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低。 [11] 两仪：《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分指天和地。 [12] 参：三。 [13] 钟：聚。 [14] “为五行之秀”二句：《礼记·礼运》：“故人者，……五行之秀气也。”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秀，特异。 [15] 藻：文采。绘：彩画。 [16] 炳：光亮。蔚：繁盛。 [17] 贲（bì）：装饰。华：花。 [18] 籁（lài）：从孔窍发出的声音。 [19] 球：玉磬。铤（huáng）：钟声。 [20] 郁然：草木繁盛，形容文采丰富。

**译文** 文的性质、意义真是大啊，它与天地一起形成。为什么这么说呢？天玄地黄，色彩不同；天圆地方，形状各异。日月如双璧，悬附于天空，显示出光明的景象；山川似锦绣，铺陈于大地，展示着地形的条理：这些便是大自然的文采了。仰观日月星辰的光芒，俯视山川原野的风光，高和低的位置确定，天和地已经产生了。唯有人与之并列为三，因为人是钟聚着性情智慧的，所以和天地并称为“三才”。人是万物之灵，实为天地之心。有了心灵思维，就有了语言；有了语言，就有了文章辞采，这是自然的道理。推广及万物，动物、植物都有文采。龙凤以美丽的鳞羽来呈现祥瑞，虎豹以斑斓的皮毛来构成雄姿；云霞敷以彩色，有胜过丹青高手的巧妙；草木缀上鲜花，不需要织锦匠人的神奇。这些难道是外加的修饰吗？不过是天然的罢了。至于林中万籁发声，如竽瑟齐奏般协调；泉水激石成韵，像击磬鸣钟般和谐。所以形体确立，文采自成，声音发出，韵律便生。那些无意识的事物，尚且有丰富的文采，有心智的人类，怎能没有文呢！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sup>[1]</sup>，幽赞神明<sup>[2]</sup>，《易》象惟先<sup>[3]</sup>。庖牺画其始<sup>[4]</sup>，仲尼翼其终<sup>[5]</sup>。而《乾》《坤》两位<sup>[6]</sup>，独制《文言》<sup>[7]</sup>。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sup>[8]</sup>，《洛书》韞乎九畴<sup>[9]</sup>，玉版金縢之实<sup>[10]</sup>，丹文绿牒之华<sup>[11]</sup>，谁其尸之<sup>[12]</sup>？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sup>[13]</sup>，纪在《三坟》<sup>[14]</sup>，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sup>[15]</sup>。唐、虞文章<sup>[16]</sup>，则焕乎为盛<sup>[17]</sup>。元首载歌<sup>[18]</sup>，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sup>[19]</sup>，亦垂敷奏之风<sup>[20]</sup>。夏后氏兴<sup>[21]</sup>，业峻鸿绩<sup>[22]</sup>，九序惟歌<sup>[23]</sup>，勋德弥缛<sup>[24]</sup>。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sup>[25]</sup>，繇辞炳曜<sup>[26]</sup>，符采复隐<sup>[27]</sup>，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sup>[28]</sup>，振其徽烈<sup>[29]</sup>，制《诗》缉《颂》<sup>[30]</sup>，

斧藻群言<sup>[31]</sup>。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sup>[32]</sup>，必金声而玉振<sup>[33]</sup>；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sup>[34]</sup>，席珍流而万世响<sup>[35]</sup>。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注释** [1]肇：开始。太极：《易传·系辞上》指原始混沌之气。 [2]幽：深。赞：明。 [3]《易》象：《易经》的卦象。 [4]庖牺：即伏羲，传说中的三皇之一。 [5]仲尼：孔子字仲尼。翼：辅佐。相传孔子写了《象（tuàn）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十篇文字来阐释《易经》，称为《十翼》。 [6]《乾》《坤》两位：指《乾》、《坤》两卦。 [7]《文言》：《十翼》中专门阐释《乾》卦和《坤》卦的。 [8]《河图》：相传黄河有龙献出图，伏羲据以画成八卦。 [9]《洛书》：相传洛水有龟献出书，禹据以制定九畴。 韞（yùn）：藏。 九畴（chóu）：九类治国的大法。 [10]玉版：玉做的板片。王嘉《拾遗记》中说帝尧在“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大约此前的纬书中已有类似说法。 金：铜器。 镂（lòu）：雕刻。 [11]丹文绿牒：《尚书中候·握河纪》载：“河龙出图，洛龟书感，赤文绿字，以授轩辕。”《淮南子·俶真训》则说：“洛出丹书，河出绿图。”各种古籍的有关说法文字上不尽相同。 牒：书写用的简。 [12]尸：主宰。 [13]炎：炎帝神农氏。 皞（hào）：太皞伏羲氏。 [14]《三坟》：传说中三皇时的书。 [15]靡：无法。 [16]唐：唐尧。 虞：虞舜。 [17]焕：鲜明。孔子曾赞美尧“焕乎其有文章”。见《论语·泰伯》。 [18]元首：指舜。 载：成。 歌：即《尚书·益稷》所载传为虞舜所作的歌。 [19]益、稷（ì）：益和后稷，均为舜时人。 谟（mó）：谋议。 [20]垂：流传。 敷：陈。 奏：进。 [21]夏后氏：夏禹。 [22]业、绩：功业勋绩。 峻、鸿：大。 [23]九序：此指各项政事。 [24]弥：更加。 缙：繁盛。 [25]文王患忧：指周文王被殷纣王囚禁。 [26]繇（zhōu）辞：《易经》的解释卦爻的辞，据说是文王被囚时作。 [27]符采：玉的横纹。 复隐：丰富含蓄。 [28]公旦：周公名旦。 [29]徽：美。 烈：功业。 [30]制《诗》辑《颂》：据《尚书》、《国语》、《毛诗序》等记载，《诗经》的《风》、《雅》、《颂》中均有周公的作品。 辑，辑。 [31]斧藻：删削、修饰。 [32]镕钧：陶铸。此指修订。 [33]金声：钟声。 玉振：磬声。 [34]木铎（duó）：施教教时所用的木舌铃。此喻孔子的教化。 [35]席珍：坐席上的珍宝。此喻孔子讲述的道德学问。 流：传播。 响：响应。

**译文** 人类之文的根源，起始于混沌之气。深刻地阐明神明之道的，要数《易经》中的卦象最早。《易》创始于伏羲画八卦，完成于孔子写《十翼》。其中《乾》、《坤》两卦，孔子特地写了《文言》来阐释。语言的文采，正是天地本心的体现啊！至于说《河图》包孕了八卦，《洛书》蕴含着九畴，玉版、铜器上雕刻的图文，绿简上书写的红字，这些有内容有文采的东西是谁主宰的呢？不过是神明的自然之道而已。自从仿照鸟兽足迹创造文字以代替结绳记事，文字的作用开始显著起来。炎帝神农氏、太皞伏羲氏的事迹，记录在《三坟》里。但因为年代久远，那些文字已无从查考了。唐尧、虞舜时代的文章，文采焕然，兴盛一时。虞舜所作的歌，已经以吟咏抒发了情志；益和后稷的谋议，也下开进言陈述的风气。夏禹兴起，功业伟大，政事有序，受到歌颂，因而功德更显辉煌。到了商朝、周朝，文采更有了发展，胜过前代的质朴。在《雅》、《颂》的影响下，作品的文采日趋华美新颖。周文王患难中创作的《易经》卦爻辞，光彩照耀，如玉石横纹般美丽蕴藉而又意义精深坚实。再加上周公多才多艺，发扬文王的美好业绩，制作诗篇，辑录《周颂》，修饰删正各种典籍。到了孔子，更是继承前代圣哲，且又超过了他们。他修订了“六经”，做到如音乐上的“金声玉振”般的集大成；他陶冶性情，组织文辞。孔子的教化如木铎振响，千里相应；孔子的思想如珍宝流布，万世相传。他写出了天地的光辉，启发了世人的聪明才智。

爰自风姓<sup>[1]</sup>，暨于孔氏<sup>[2]</sup>，玄圣创典<sup>[3]</sup>，素王述训<sup>[4]</sup>，莫不原道心以敷章<sup>[5]</sup>，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sup>[6]</sup>，问数乎蓍龟<sup>[7]</sup>，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sup>[8]</sup>；然后能经纬区宇<sup>[9]</sup>，弥纶彝宪<sup>[10]</sup>，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sup>[11]</sup>。《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sup>[12]</sup>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注疏** [1] 爰(yuán): 发语词。 风姓: 伏羲姓风。 [2] 暨(jì): 及。 [3] 玄圣: 远古圣人, 此指伏羲。 [4] 素王: 有王者之德而无王位的人, 此处指孔子。 素, 空。 [5] 敷: 布, 施。 [6] 《河》: 即《河图》。《洛》: 即《洛书》。 [7] 蓍(shǐ)龟: 蓍草和龟甲, 均为占吉凶时所用。 [8] 人文: 主要指《诗》、《书》、《礼》、《乐》等。 [9] 经纬: 织布时经线、纬线交织。此处引申为治理。 区宇: 天下。 [10] 弥纶: 包罗, 统括。 彝(yí): 常。 宪: 法 [11] 匮: 乏。 [12]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语出《易传·系辞上》, 其中“辞”原指爻辞, 此处引申为所有的文辞。

**译文** 从伏羲到孔子, 远古圣王创立典则, 后世素王阐述发挥, 无不推原自然之本心来从事著述, 研究神明的自然之理来建立教化。取法式于《河图》、《洛书》, 问运数于蓍草龟甲, 观测天文以穷尽变化, 考察人文以完成教化; 然后才能治理天下, 制定恒久的宪章, 发展经国大业, 使文辞义理光彩鲜明。由此可知, 自然之道通过圣人体现为文章, 圣人通过文章阐明自然之道。圣人的文章普遍适用没有穷尽, 天天应用不会匮乏。《易传·系辞上》说: “能够鼓动天下的在于辞。”辞之所以能够鼓动天下, 是因为它是自然之道的文采。

赞曰<sup>[1]</sup>: 道心惟微, 神理设教。光采玄圣<sup>[2]</sup>, 炳耀仁孝。龙图献体<sup>[3]</sup>, 龟书呈貌<sup>[4]</sup>。天文斯观<sup>[5]</sup>, 民胥以效<sup>[6]</sup>。

**注疏** [1] 赞: 助, 明。《文心雕龙》全书各篇后面均有“赞”, 用以概括全篇大意。 [2] 玄圣: 此指孔子。 [3] 图: 指《河图》。 [4] 书: 指《洛书》。 [5] 天文: 此指《河图》、《洛书》。 [6] 胥: 都。

**译文** 总之, 自然之道的本心是精微的, 圣人根据这种精微的神明之道来施行教化。光辉的圣人孔子, 使仁孝之类的伦理道德发扬光大。黄河里的龙献出了图, 洛水中的龟呈现了书。圣人观察这些上天所赐的文章创造了人类文化, 人民便都效法、学习。

## 证圣第二

**题解** 征圣，意为验证于圣人。本篇主旨在说明写作文章，必须以圣人的作品及其指导性言论为依据，故名《征圣》。本篇指出，古代帝王圣人，在进行政治教化、外交、个人修养等方面，都重视运用文辞和文化措施。经书中言及的“志足言文”、“情信辞巧”，更是对文章的内容、形式的基本要求。经书文辞，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不同风貌，或简或繁，或明或隐，但都运用恰当，足为师范。本篇后半，引用《易传》、《尚书》的话，强调“正言”、“体要”，要求文章写得雅正和切实扼要。结尾指出圣人文章的特点是既雅且丽，华实兼备，堪为准则。

提倡雅正、精要，反对诡异、浮靡，是刘勰针对当时（南朝）他不满意的文风而发。本书《序志》篇于此有明确的阐述。《序志》除引《尚书》外，还引了《论语·为政》“攻乎异端”的话。刘勰前后援引《易传》、《尚书》、《论语》等圣人的言论，为他反对时弊、提倡优良文风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

本篇和下面《宗经》篇都认为作文必须依据圣人的经书，但本篇着重从圣人作品的总体特色和圣人关于立言的指导性意见立论，《宗经》则着重从“五经”各自特色和影响立论。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sup>[1]</sup>。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sup>[2]</sup>，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声教，布在方册<sup>[3]</sup>；夫子风采，溢于格言<sup>[4]</sup>。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sup>[5]</sup>；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sup>[6]</sup>；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sup>[7]</sup>；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sup>[8]</sup>；此事绩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sup>[9]</sup>，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sup>[10]</sup>；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sup>[11]</sup>；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sup>[12]</sup>，秉文之金科矣<sup>[13]</sup>。

**题解** [1] “夫作者曰圣”二句：语出《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作者：指知礼乐之情者。述者：指识礼乐之文者。 [2] “夫子文章”二句：语出《论语·公冶长》，原话为孔子弟子子贡所说。 [3] 布：分布。方册：指书籍。方，木板。册，编起来的竹筒。 [4] 格言：可以作为法则的话。 [5] 焕乎：《论语·泰伯》载孔子赞美唐尧“焕乎其有文章”。焕，鲜明。 [6] 郁哉可从：《论语·八佾》载孔子称颂西周时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郁，富有文采。 [7] “郑伯入陈”二句：《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春秋时郑简公起兵攻入陈国后，派子产向当时的盟主晋国献捷，晋国质问子产为何侵陈，子产

应对顺理成章，获得晋国认可。孔子因此称赞子产“非文辞不为功”。〔8〕“宋置折俎”二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宋平公设宴款待晋国赵文子，席间宾主言辞富有文采，得到孔子的赞赏，孔子特地让弟子记下这次礼仪。置，办，举行。折俎（zǔ）：把熟的牲体骨节切开放在俎上。这是招待贵宾的隆重礼节。这里代指宴会。俎，盛放牲体的器具。举：记录。〔9〕褒美子产：孔子称赞子产。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10〕“言以足志”二句：孔子称赞子产语。参见上注。〔11〕“情欲信”二句：孔子语，出自《礼记·表记》。〔12〕含章：指写作。玉牒：重要文件。〔13〕秉文：此处与“含章”义同，也指写作。金科：贵重的条例。“含章”与“秉文”，“玉牒”与“金科”互文同义。

**译文** 能制礼作乐的叫做“圣”，能阐发礼乐之文的称为“明”。用礼乐教化来陶冶人们的性情，其功绩在于古代的圣人。孔子的文章是可以见到的，那么圣人的思想感情便体现在有关的文辞之中了。先王的声威教化，记载在典籍里面；孔子的思想光辉和文采，充溢于他那些格言之中。孔子称颂遥远的唐尧之世，说那时文化灿烂兴盛；赞美近世的西周时代，说文化繁荣可以遵从：这些是政治教化重视文化的例证。郑国攻入陈国的军事行动，因郑大夫子产善于辞令而显得正当合理；宋国招待贵宾举行的隆重宴会，由于宾主发言富于文采，受到孔子赞赏而被孔子弟子记录下来：这些是国事方面注重文辞的例证。孔子赞美子产，说他“不仅用语言充分表达他的情志，而且用文采充分修饰他的语言”；孔子一般地论及君子，则说“情感要真实，文辞要巧妙”；这是个人修养看重文采的例证。这样说来，思想充实而语言有文采，情感真实而文辞又巧妙，这便是写作的金科玉律了。

夫鉴周日月<sup>[1]</sup>，妙极机神<sup>[2]</sup>；文成规矩<sup>[3]</sup>，思合符契<sup>[4]</sup>。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sup>[5]</sup>，或明理以立体<sup>[6]</sup>，或隐义以藏用<sup>[7]</sup>。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sup>[8]</sup>；此简言以达旨也。《邶诗》联章以积句<sup>[9]</sup>，《儒行》缙说以繁辞<sup>[10]</sup>；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断决以象《夬》<sup>[11]</sup>，文章昭晰以效《离》<sup>[12]</sup>；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sup>[13]</sup>，五例微辞以婉晦<sup>[14]</sup>；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sup>[15]</sup>。征之周孔<sup>[16]</sup>，则文有师矣。

**注释**〔1〕鉴：识鉴。周：遍。〔2〕妙：精妙。机：同“幾”，事物细微的迹兆。〔3〕规矩：指文章法则。〔4〕符契：即符节，古代朝廷用作凭证的信物，上写文字，剖分为二，以两部分相合为验。此喻思想与客观事物犹如符契相合。〔5〕该：备。〔6〕体：文章的体制。〔7〕用：作用。〔8〕“丧服”句：《礼记·曾子问》中提到穿轻丧服的不参加祭祀，那么不消说，穿重丧服的更不可参加祭祀了。〔9〕《邶（bāi）诗》：指《诗经·邶风·七月》，这首诗共八章，每章十一句，是《诗经》中较长的一首诗。邶，同豳。〔10〕《儒行》：《礼记》中的一篇，论述十六种儒者。缙（rù）：繁富。〔11〕“书契”句：《易传·系辞下》中说，圣人用文字代替结绳记事以决断万事，是取象于《夬》卦。书契：文字。断决：决断。《夬（guài）》：《易经》六十四卦之一，表决断。〔12〕昭晰（zhé）：光明。效：象。《离》：《易经》六十四卦之一，表示像火一样明亮。〔13〕四象：据《周易正义》，《周易》中的卦象，有实象、假象、义象、用象四种，称“四象”。〔14〕五例：据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春秋》记事有五种条例：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汙，五曰惩恶而劝善。〔15〕“抑引”二句：说对上述繁略隐显四种不同形式方法的抉择取舍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抑：压制，引申为不采用。引：引用，采用。变通：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动。适会：适应当时的情况。〔16〕征：验证。



**译文** 圣人的识鉴如日月遍照，无所不明，其精妙至极，入微通神；他们的文章成为典范，思想合乎实际。有的用简练的语言来表达意旨，有的用繁赡的文辞来畅述情志，有的用明显的事理来建立体制，有的用含蓄的意义来隐合作用。如《春秋》用一个字来表示赞美或贬责，《礼记》用轻丧服来包括重丧服：这些是用简练的语言来表达意旨的例子。《诗经·豳风·七月》章句繁多，《礼记·儒行》叙说繁缛，文辞丰富：这些是用繁赡的文辞来畅述情志的例子。有的文字写得斩钉截铁如同《易经》中的《夬》卦那样决断，有的文章写得清楚分明好像《易经》中的《离》卦那样明朗：这些是用明显的事理来建立体制的例子。《周易》的四种卦象，义理精微而曲折隐晦，《春秋》的五种条例，文辞微妙而婉转含蓄：这些是用含蓄的意义来隐含文章作用的例子。由此可知，繁赡和简练是不同的形式，隐晦和显明是不同的方法；对于这四种不同形式方法的抉择取舍、变通运用应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用周公、孔子的文章来验证，那么为文写作也就有所师从了。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sup>[1]</sup>。《易》称：“辨物正言<sup>[2]</sup>，断辞则备<sup>[3]</sup>。”《书》云：“辞尚体要<sup>[4]</sup>，不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辨立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sup>[5]</sup>，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sup>[6]</sup>虽欲誉圣<sup>[7]</sup>，弗可得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sup>[8]</sup>。天道难闻，犹或钻仰<sup>[9]</sup>；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sup>[10]</sup>。

**注释** [1] 窥：此处指探索、了解。宗：主，以……为主。 [2] 辨：辨明。正：雅正。 [3] 断辞：用言辞明断事物。备：完备。 [4] 体要：切实扼要。 [5] 偕：共同。 [6] “颜阖(hé)”三句：《庄子·列御寇》中说，颜阖认为孔子就像在原本就美丽的鸟羽上画彩饰一样，追求着华丽的辞藻。颜阖：战国时鲁国隐士。他的原话为：“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 [7] 誉(zī)：毁谤非议。 [8] 衔：含在口中。佩：佩带在身上。衔、佩在此均引申为“具有”。 [9] 钻：钻研。仰：仰慕。 [10] 庶：庶几，近乎。

**译文** 所以论及为文，一定要以圣人的思想为检验的标准，探求圣人的思想则必须以经书为根据。《易传·系辞下》说，“辨明事物，并运用雅正的言辞说明，这样明断事物便显得完备了。”《尚书·毕命》说：“文辞贵在切实扼要，不应只是追求奇异。”由此可知雅正的说明是辨明事物的标志，切实扼要才能组织好文辞。这样组织文辞，便没有一味追求奇异的弊病，这样辨明事物，便有措辞明断的优点。即使精妙的意义曲折隐晦，也不妨碍雅正的说明；即使隐微的辞句婉转含蓄，也不影响它的切实扼要。切实扼要与隐微的辞句可以相通，雅正的说明与精妙的意义可以并存，圣人的文章中，也可以见到这方面的例证。颜阖认为孔子就像在本来美丽的鸟羽上画彩饰一样，只是追求华丽的辞藻。他虽然想诋毁圣人，但无法得逞。这样说来，圣人的文章雅正而又华丽，本来就既有文采，又内容切实。圣人谈论天道是难以听到的，可仍有人去仰慕钻研它；圣人的文章却可见到，为何不去细细思考呢？如果以圣人的思想为标准从事写作，那么所写的文章也就差不多可以了。

赞曰：妙极生知<sup>[1]</sup>，睿哲惟宰<sup>[2]</sup>。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sup>[3]</sup>，千载心在。